



# 蘇聯在非洲

\*\*\*\*\*  
\* \* \* \* \*  
畢英賢  
\* \* \* \* \*

今（一九八一）年八月下旬，南非軍隊襲擊納米比亞「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游擊隊在鄰國安果拉境內的避難所與補給基地。南非官方宣佈，在作戰中，南非軍隊擊斃兩名蘇聯中校軍官，並俘虜一名名叫皮斯特瑞卓夫（N. F. Pestrotsov）的蘇聯士官長。此一事實證明，蘇聯軍事顧問已加入「西南非人民組織」游擊部隊，直接軍事捲入納米比亞爭端。九月中旬，沙達特政府以蘇聯在埃及從事陰謀破壞為理由，驅逐蘇聯駐開羅大使普立雅可夫（V. Poliakov）及其他六名外交人員，同時撤銷雙方武官處，並廢止在埃及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的合約，使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

這兩件事皆非新問題，而是舊問題的延續。蘇埃爭執早在一九七二年業已開始；蘇聯軍事顧問在非洲與中東尤其在安果拉活動，也是舉世皆知的事實。雖然如此，在不到一個月之內就發生了這兩件事，自然會使世界再度關心蘇聯在非洲的經營。事實上，在七十年代末期，西方國家對非洲共黨的活動已生警覺。例如，卡特總統曾對蘇聯與古巴在非洲擴大軍事活動表示吃驚<sup>①</sup>。此次，南非攻擊行動引起很多國家指責，但美國雷根政府堅稱，蘇聯、古巴及東德在安果拉的軍隊也應受到指責<sup>②</sup>。實際上，蘇聯集團在非洲的活動方式不限於軍事，還有很多其他非軍事方式；在非洲活動的共產勢力除蘇聯集團外，也還有中共。無論中共或蘇聯，皆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非洲展開各種活動。由於蘇聯與中共皆與過去非洲殖民主義無關，因此與當地的民

註① 見卡特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在 Spokane Town 一次會議上對答摘要，載（美國國務院公報），一九七八年七月，第二十一頁；以及他在美國海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的講辭，載（美國國務院公報），一九七八年七月，第十六頁。  
註② 美國「新聞週刊」，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十八頁。

族解放力量比較容易接近，活動阻力較小。目前已有若干非洲國家正式採取「社會主義道路」。「黑色非洲」雖然不可能在短期內變為「赤色非洲」，不過共產勢力的增長總非西方之福，更何況在全世界的形勢中，非洲的戰略價值也不能等閒視之。因之，有識之士對非洲前途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本文旨在探討蘇聯在非洲活動的目標及其策略，介入非洲大陸的經過與現況，並討論中共與蘇聯在非洲的競爭，最後觀察蘇聯在非洲活動的趨向。

## 非洲一般概況與共黨運動

非洲面積僅次於亞洲，總人口約有四億三千七百萬。在二十世紀中期，非洲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風起雲湧。一九五〇年，僅有四個獨立國家；其後，強烈的民族運動迫使歐洲殖民國家讓步，容許殖民地人民獨立。於是，新興獨立國家紛紛出現，尤以六十年代最多，至七十年代底已達五十個國家。很多非洲國家天然資源豐富，却缺乏資本大力開發。非洲礦產中尤以鑽石、鈾、銅、錳、鈿等稱著，多富有戰略價值。

絕大部份非洲國家，經濟落後，社會不安定。非洲人口佔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十，工業生產不及全球總生產的百分之一，國民生產總額祇佔百分之二·七；一九七九年的外貿逆差達七百億美元<sup>③</sup>。然而，非洲各國用於軍事的經費却不少，且不斷加大，僅在一九七九年內就已超過一百億美元。因此，有遠見的非洲政治家認為，目前非洲新興國家的任務應該是追求經濟獨立，克服社會落後，創造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加強民族主權<sup>④</sup>。但是，在執行這些任務的方式上，各國差異極大，正如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所說，「其中，有些……走革命民主道路。在另一些國家內，確立了資本主義關係」<sup>⑤</sup>。所謂走「革命民主道路」，就是以「社會主義為取向」。這類國家大致反西方，親蘇聯。

蘇聯共產黨對非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強調「聯盟」。這種聯盟包括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及工人，其鬭爭對象則為「西方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在蘇共宣傳中，特別攻擊南非政府，說它在壟斷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扮演主要角色，試圖干涉從事社會改革的非洲新興國家<sup>⑥</sup>。

註③ 托拉布林 (E. Tarabrin)，「八十年代的非洲問題」，【國際生活】，第五期（一九八一）第五〇頁。

註④ 例如，見一九八〇年四月，「非洲統一組織」國家元首及政府領袖臨時大會主席等之發言，原載【每日時報】(Daily Times) (Lagos)，四月二十九日；轉引同前註第五十六頁。

註⑤ 「蘇共二十大總結報告」，【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註⑥ 「塔斯社聲明」，【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在現行的戰略指導下，蘇聯與非共產主義或非社會主義合作，但並不放鬆對正宗共產黨的支持。但是，非洲共產黨勢力薄弱，因此蘇共回過頭來與進行游擊戰的「民族解放運動」合作，並使其轉化為馬列主義黨。莫三鼻克解放陣線 (FRELIMO) 及安果拉人民解放運動 (MPLA) 在取得政權以前，經常強調其為民族主義組織，但取得政權後則宣佈為馬列主義者，並已開始轉化為正宗的工人階級運動。當然，蘇聯多方面的援助在這方面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在非洲之角的衣索匹亞，其執政集團「臨時軍事管理委員會」(慣稱 Dergue，安哈拉語「委員會」之意) 也經歷相似的過程，在一九七九年底成立「籌組勞工黨委員會」。首先，古巴與外蒙的情形也是如此。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經濟結構落後的非洲社會中，沒有容許共產主義運動的條件。在現有的五十個非洲獨立國家及少數政治地區內，正統的共產黨不多，黨員也有限。據蘇聯的統計，非洲各共產黨至一九七九年的黨員總數約為四萬多人<sup>⑥</sup>，與非洲總人數比較，不到萬分之一。

非洲共產黨及黨員分佈情形如下<sup>⑥</sup>：

國名	人口總數	共黨人數	態度
埃及	四〇、九四八、〇〇〇	約五〇〇	親蘇聯
賴索托	一、三〇六、〇〇〇	(極少)	親蘇聯
阿爾及利亞	一八、二四九、〇〇〇	約四〇〇	親蘇聯
摩洛哥	一九、七五一、〇〇〇	約七〇〇	親蘇聯
突尼西亞	六、四二二、〇〇〇	約一〇〇	親蘇聯
奈及利亞	七四、六〇四、〇〇〇	(不詳)	親蘇聯
留尼旺	五〇三、〇〇〇	約二、〇〇〇	親蘇聯
塞內加爾	五、五一九、〇〇〇	約二、〇〇〇	親蘇聯
南非	二八、〇九四、〇〇〇	(不詳)	親蘇聯

除前述非洲各共產黨外，蘇丹共產黨於一九四四年就已成立。在非洲，除留尼旺及塞內加爾外，所有共產黨活動一律被禁止；幾乎所有非洲共產黨皆親蘇聯。上表所列非洲共產黨員人數與蘇共所公佈的數字相差甚遠。值得注意的是，據蘇共統計，在七十年代內，非洲等地共黨人數增加一倍。一九七八年八月，北非與熱帶非洲共產黨及工人黨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呼籲非洲各種勢

註⑥ 衛斯寧 (B. Vesnin)，「七十年代的共產黨員」，[新時代] (Novoe Vremya)，第二十四期 (一九七七)，第十四頁。

註⑧ 「一九八〇年國際共黨事務年鑑」(斯丹福：胡佛研究所，一九八〇)，前言部份。

力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這對非洲共黨未來的活動有一定的影響。

## 蘇聯在非洲的目標與策略

蘇聯決策者了解，在擬訂對非洲政策時應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每一個新起的非洲國家，在判斷列強的非洲政策時，着眼於這個政策對本國所理解的利益，損害或增益的程度。因此，蘇聯對非洲的活動雖然懷有一套特定的戰略目標，但是它的策略却是隨機應變的，有時含有機會主義色彩。

無可否認，蘇聯並未放棄赤化非洲的遠程目標，不過目前的重點不在此；事實上，客觀條件並不容許蘇共在這方面有任何可觀的進展。因此，在當前條件下，蘇聯在非洲的主要目標可歸納為四點。第一，在非洲擴張蘇聯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以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形象出現。第二，貶抑或驅除西方國家的影響力與控制權。第三，增進蘇聯的政治安全利益，特別是海軍方面的活動。為了有效地把海軍力量作全球性的部署，為了抵消西方核子投擲系統（特別是美國的核子動力潛艇），為了使蘇聯的政治力量向外輻射，蘇聯正籌劃一個像西方早期所擁有的世界性海軍與空軍設施系統。第四，抗拒中共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挑戰<sup>⑥</sup>。

在非洲，乃至在整個第三世界，蘇聯以往的接近方式確是機會主義，它不僅願意修改馬列主義教條以適應不同的國情，而且使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以建立與擴展其影響力。蘇聯往往藉雙邊協定，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等領域內擴展其與第三世界的關係。除了政府間的交往外，莫斯科也設法建立蘇共與非共產黨間的關係，從事工會、學生、科學、藝術等團體間的接觸與交流，大量散佈印刷品宣傳材料及無線電廣播，大量派專家與顧問在對象國家活動。

蘇聯對非洲國家的廣泛活動始於赫魯雪夫時期，當時莫斯科所使用的策略包括下列數種：

第一，建立外交關係：這是與非洲國家接觸、接近其人民大眾最直接的手段。蘇聯駐外使館人員向來以人數衆多稱著，蘇聯駐外人員因從事間諜活動而被驅逐返國的事例也是屢見不鮮。

第二，大量宣傳：宣傳原被列寧視為革命的主要武器，現代蘇共領導繼承傳統，散發大量印刷品，每週利用各種語言作數千個小時的無線電廣播；其宣傳主旨在頌揚蘇聯的成就、貶低西方的一切作為、鼓勵聽衆向政府要求實施「進步」的內政改革與親蘇的對外政策。

第三，建立文化關係：透過這種關係塑造蘇聯成功的形象，滿足對象國家的民族驕傲。「友好協會」是促進雙方文化交流的主要機構。

註⑥ 列格姆 (Colin Legum), 「非洲的情況」, 《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 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月號, 第二、三頁。

第四，爭取特別重要團體：蘇聯在落後國家竭力拉攏知識分子、大學生及軍事人員，施以密集訓練與教育。莫斯科盧蒙巴友誼大學是訓練、教育這些人的主要機構，若干東歐國家也負有這方面的任務。一九七八年第三世界在蘇聯受訓總人數達八萬五千人<sup>⑮</sup>。

第五，經濟援助：一九五五年之前，蘇聯對外經濟援助為數極小；一九五五年以後外援幅度才見增加，但與美國比較則相去甚遠。蘇聯經濟援助計劃有一個基本特點，那就是集中性與選擇性。例如，一九五五年以後，埃及與印度所接受的蘇聯的經濟援助超過蘇聯外援總額的五分之一。蘇聯的經濟援助絕大部份乃是貸款而非贈與。

第六，對外貿易：外貿與經援有密切關係，受援國家通常以輸出貨品抵償蘇聯貸款。蘇聯出口以工農機械及工業原料為主，進口以原料及若干食品為主。有些國家對蘇聯貿易比重較大，對蘇聯而言，這就隱含極大的政治意義。

第七，軍事援助：蘇聯對外軍事援助總值超過經濟援助甚多，例如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八年蘇聯經援非洲（不含埃及）總額為三十九億八千九百萬美元，而一九五六至一九七八年的軍援則達八十八億八千五百萬美元<sup>⑯</sup>。同經援一樣，蘇聯軍援也集中在少數國家。對一個受蘇聯惠顧的國家而言，要求軍援並非難事，在特定的情況下，這種軍事關係對雙方皆有好處。

第八，政治與外交支援：爲了爭取非洲乃至第三世界其他國家，蘇聯在國際問題上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與美國針鋒相對，尤其在聯合國內。儘管若干非洲國家不喜歡蘇聯，但是蘇聯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等口號頗能引起一般非洲人民的共鳴。

赫魯雪夫時代的蘇聯對第三世界政策，雖然遭到不少重大失敗，但總的說來，已使蘇聯外交範圍擴大，並在一些離開蘇聯很遠的地方有了立足點，使蘇聯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性大國。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下臺後，以布里茲涅夫爲首的蘇共新領導，在對非洲以及整個第三世界的戰略上，未有明顯改變，祇是在策略運用上作出極其謹慎的輕微修改。他們的態度更加現實，莫斯科宣稱，把一國意志強加於他國是違反馬列主義的行爲，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應集中力量在本國內從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建設<sup>⑰</sup>。這段聲明旨在減輕新興國家對蘇聯革命輸出的畏懼。在一九八一年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上，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再次聲明，蘇共反對革命輸出<sup>⑱</sup>。

布里茲涅夫在追求其在第三世界的戰略目標上最明顯的特點是利用海軍力量。此外，在經濟援助與對外貿易上也有部份修改

註⑮ 此數字係美國中情局所估計，參見〔一九七八年共黨對非共黨低度開發國家的援助活動〕（華盛頓：中情局，一九七九）；轉引諾基（J. L. Noguee）及道

納爾森（R. H. Donaldson），〔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紐約：Pergaman Press，一九八一），第一三九頁。

註⑯ 同註⑮，第一四〇、一四二頁。

註⑰ 「社會主義國家的崇高國際任務」，〔真理報〕，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註⑱ 同註⑮。

。在新的原則下，蘇共領袖在考慮經濟援助時，強調新工程項目的可行性。同時，蘇聯經濟學家開始宣揚受援國持久的與平衡的發展，承認私人企業、農業發展、甚至西方援助對新興國家經濟發展的短程貢獻。蘇聯的援助與貿易協定變成了遠程架構，成立了雙邊經濟委員會，同時東歐各國也加入了非洲國家發展的計劃。但是，蘇聯的經援與外貿仍保留其集中的特性；同時對於受援國的選定，戰略利益的考慮，重於「進步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開始大力建設海軍，其目的不僅在防禦及戰略遏阻，而且用以支持其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强大海軍不但可以保護蘇聯日漸興起的商業，而且可以用為對美國作政治競爭的有效手段。正如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希可夫所說，蘇聯海軍的訪問可使很多國家人民親眼看到並進而相信共產主義思想的創造性<sup>④</sup>。

布里茲涅夫時期內，蘇聯海軍的擴張顯示出蘇聯決心成爲一個全球性的超級強國。基於這個原因，蘇聯當今領導致力在第三世界戰略區域內建立堅強地位。

## 蘇聯在非洲的拓展

在史達林時代，非洲幾乎沒有共產黨，蘇聯把非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說成是傀儡，並認爲「無產階級」革命活動才是正確的戰略。五十年代中期，赫魯雪夫掌權時，蘇共才理解到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潛力。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成立，蘇聯應該政府請求，給予金錢及實物援助，總價超過八百萬盧布<sup>⑤</sup>；蘇阿建立外交關係後，蘇聯再給予物質援助。一九五八年，蘇聯首先在迦納及幾內亞設立使館，同時援助迦納、幾內亞、馬利、剛果（布拉薩）、坦桑尼亞等國對抗西方的經濟封鎖。當英國宣佈在國際市場沒收利比亞石油時，蘇聯則收購大批利比亞石油。此時，蘇共開始與非洲執政黨建立黨與黨的關係，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時，迦納、幾內亞、馬利等執政黨皆派代表團參加。

蘇聯首次介入非洲獨立鬭爭以圖建立非洲的革命立足點是在比屬剛果（現在的薩伊）。一九六〇年剛果宣佈獨立，總理盧蒙巴執行中立政策。不久，剛果內亂，比利時軍隊介入，聯合國和平部隊制裁無效，於是盧蒙巴接受赫魯雪夫的援助，但援助有限無法穩定盧蒙巴政權。在混亂中，莫布杜將軍取得政權，命令俄人離境。副總理吉桑珈（Atoine Gizenga）在史坦維爾（Stanleyville）省都宣佈成立政府，自稱是盧蒙巴（已被殺）的合法繼承人。由於吉桑珈曾受馬列主義訓練，蘇聯視爲大好機會，立

註④ 戈爾希可夫（S. Gorshkov），「戰時與平時的海軍」，【海軍文集】（Morskoi Sbornik），十二期（一九七三年）；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第一四九頁。

註⑤ 希維道夫（A. Shvedov）及李特文（V. Litvin），「蘇聯與非洲國家」，【國際生活】，第五期（一九八〇），第五十四頁。

即給予外交支持與軍事援助。一九六一年八月，吉桑珈突然宣佈解散史坦維爾政府，加入新組成的中央政府。一九六三年，新政府在聯合國和平部隊的協助下，完成統一；當年秋，剛果政府以從事間諜活動為由把蘇聯的全部外交人員驅逐出境。至此，蘇聯在比屬剛果的活動遭到澈底的失敗。

在剛果事件中，蘇聯得到了教訓。此後，蘇聯在選擇合作對象時，以其戰略價值為重，不論其意識形態，向可能獲勝的一邊靠攏。在六〇年代後期的奈及利亞的內爭中，此點表現無遺。蘇聯給予中央政府以軍事援助與外交支持對抗比阿法拉(Biitra)的獨立，而在蘇聯分析家的眼中，比阿法拉的領袖比較「進步」。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埃及在蘇聯的戰略天秤上份量上升。從一九五八年起，埃及納瑟政府開始發展與蘇聯的關係，獲得了蘇聯的軍事裝備、經濟援助及政治支持。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埃及得到的蘇聯援助總值十億零一百萬美元<sup>②</sup>，相當於此期間內蘇聯援助非洲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七一年，沙達特政府與蘇聯簽訂為期十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但是，雙方關係並未因此更加友好，反而逐漸疏遠。一九七六年三月沙達特終於片面宣佈廢除蘇埃條約，並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從此雙方關係日益惡化。今年九月，沙達特驅逐蘇聯大使及外交人員，更使兩國關係達於最低點，僅僅沒有宣佈斷絕外交關係而已。蘇聯對埃及寄望最大，用力最勤，援助最多。結果，失敗最慘。

非洲之角，位於紅海與印度洋滙流處，在蘇聯全球戰略評估中佔特別重要地位。尤其在一九六八年以後，蘇聯海軍艦艇已達印度洋，須在非洲之角附近尋找港口設施。於是，蘇聯與索馬利亞建立了特殊關係，一九七四年雙方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容許蘇聯使用索馬利亞的柏柏拉(Berbera)港口設施。一九七六年形勢改變，蘇聯埃及關係惡化，蘇丹指責蘇聯干涉內政而與蘇聯斷絕軍事關係，投向美國與中共。於是，蘇聯加強與利比亞的關係，並竭力拉攏衣索匹亞馬克斯主義政權。衣索匹亞與索馬利亞本為世仇，一九七七年雙方在奧加登發生戰爭，索馬利亞向蘇聯求取軍援被拒而轉向西方，並於年底廢除索、蘇友好條約。但是，蘇聯與衣索匹亞關係轉趨親密，一九七八年簽訂友好合作條約。這對蘇聯而言，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一九七四年之後，蘇聯在南部非洲的經營頗有斬獲。六十年代初期，蘇聯已開始援助安果拉的「人民解放運動」。一九七四年，當葡萄牙「武裝力量運動」即將取得政權並將結束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統治之時，蘇聯即加緊對「人民解放運動」提供援助以便與另外兩派民族主義集團<sup>③</sup>進行鬭爭，爭取全國控制權。此時，美國與中共鑑於安果拉天然資源與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分別援助另外兩派。但是，此刻的蘇聯已非一九六〇年的蘇聯，它有能力給予其非洲友人以大量軍事援助；最重要的是，從一九七

註② 艾爾布萊特(D. Albright)主編，【共產主義在非洲】(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170頁。

註③ 一派是安果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 Frente Nacional de Angola)，另一派是安果拉完全獨立民族聯盟(UNITA: Union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encia Total de Angola)。

五年五月起，古巴軍事顧問已抵達安果拉，接着大批古巴軍隊開入。結果，「人民解放運動」獲得勝利，於盧安達組成新政府。古巴軍隊繼續協助安果拉政府追剿其餘兩派的剩餘力量。一九七六年十月，安果拉與蘇聯在莫斯科締結了友好合作條約。

由於莫斯科武器供應力量超過北平，在莫三鼻克的爭奪戰中，蘇聯佔了優勢。觀蘇並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方針的「莫三鼻克解放陣線」組織政府，並於一九七七年三月與蘇聯簽結友好合作條約。莫三鼻克於是成為支持羅得西亞（辛巴布韋）「民族解放」的基地，正如安果拉成為支持納米比亞（西南非）的基地一樣。此外，剛果（布拉薩）也於一九八一年五月與蘇聯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一九八〇年春，辛巴布韋舉行選舉，和平轉移，成立以黑人為主的政府。新政府與西方國家保持親近的經濟與軍事關係。這種發展顯然對蘇聯沒有多大好處。如今，蘇聯勢將大力經營納米比亞。

納米比亞即西南非，原為德國殖民地，第一次大戰後，國際聯盟委託南非管理。七十年代後，很多國家反對南非繼續控制納米比亞；當地很多居民也要求獨立。一九七六年南非提出納米比亞獨立計劃，遭到反對；「西南非人民組織」反對尤烈。西方各國紛紛出面調解，進展很少。南非原則上同意舉行選舉，但是必須先消滅「西南非人民組織」游擊隊。該組織在安果拉有基地，士兵由古巴人訓練，接受蘇聯軍事援助，本質上是馬克斯主義「解放運動」組織。因此，納米比亞在目前受外力干預情形下進行選舉，無疑會使「西南非人民組織」獲勝。南非軍隊此次深入安果拉，直搗「西南非人民組織」游擊隊所控制的心臟地帶，旨在打擊叛軍基地，並摧毀蘇製地對空飛彈發射場；結果，擊斃蘇聯軍官，俘獲蘇聯士官，益證蘇聯的直接介入。因此，有人把納米比亞喻之為蘇聯在非洲爭奪戰的前哨<sup>⑮</sup>，非常確當。南非軍隊進入安果拉領土之後，蘇共「塔斯社」立刻代表蘇共發表聲明譴責南非並威脅說，蘇聯與安果拉間存有合作友好條件<sup>⑯</sup>，儼然是一副磨拳擦掌的姿態。

## 蘇聯集團與中共對非洲的援助

在七十年代內，非洲成為中共與蘇聯衝突的主戰場之一。這一鬭爭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層次上進行。在第一個層面上，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影響、經濟援助、軍事協助等活動以爭取在非洲的與國；在第二個層面上，中共與蘇聯相互攻擊對方在非洲不良的動機，與見不得人的角色<sup>⑰</sup>。

莫斯科強調，蘇聯與非洲人民的關係，基於兩大要素：「傳統友誼」與「馬列主義對外政策原則」。蘇聯與非洲國家的友好

註<sup>⑮</sup>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七頁。

註<sup>⑯</sup>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註<sup>⑰</sup> 喬治·俞 (George T. Yu)，「中蘇在非洲的競爭」，載艾爾布萊特主編《共產主義在非洲》，第一六八頁。



係以互利互敬為基礎，蘇聯援助民族解放運動乃是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協助工人羣衆與被壓迫的民族<sup>②</sup>。相反的，蘇聯認為中共在非洲的最高目標，是使非洲國家成爲其反蘇陰謀的馴服工具<sup>③</sup>，企圖破壞蘇聯與非洲國家的友誼，建立中共自己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主宰地位，並將其霸權強加於非洲<sup>④</sup>。

中共則認爲蘇聯在非洲的活動懷有三個目標：第一，獲取非洲大陸的豐富資源；第二，增進蘇聯在非洲的戰略利益；第三，破壞非洲國家團結。因此，中共總結說，蘇聯不是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而是應當小心提防的「兇惡敵人」<sup>⑤</sup>。

中共政權成立之初，受到西方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封鎖。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後，中共發覺打入第三世界是突破外交孤立的適宜道路。六十年代初期以前，在非洲，美國是中共的競爭的對手；六十年代以後，中蘇共發生衝突，於是非洲又成爲它們的競技場，雙方爭取友邦和擴大影響力，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軍、經援助。關於一九五四——一九六六年及一九七〇——一九七七年期間，中共與蘇聯對非洲國家援助概況見表一，關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間，中共與蘇聯對非洲各國武器輸出的概況見表二。

表一 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及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七年期間中共與蘇聯對非洲的援助 (百萬美元)

國 別	1954—1966		1970—1977	
	中共	蘇聯	中共	蘇聯
亞拉(美)	52	236	40	479
地隆非	—	—	10	10
德果及亞	—	—	—	—
亞納亞	—	—	20	—
索亞亞	—	8	71	—
加利亞	—	—	—	2
亞斯哥	4	—	2	2
克日亞	—	—	4	4
達爾山	25	10	—	—
亞丹亞	85	1,001	28	299
哥亞達	—	—	85	13
塔伊亞	—	102	17	—
亞達伊	42	93	—	—
亞達伊	56	106	11	3
亞達伊	18	48	17	14
亞達伊	—	—	10	—
亞達伊	—	—	66	—
亞達伊	55	59	4	—
亞達伊	—	—	59	—
亞達伊	—	—	35	—
亞達伊	—	—	32	—
亞達伊	—	—	59	—
亞達伊	—	—	51	—
亞達伊	—	—	22	—
亞達伊	—	—	49	—
亞達伊	—	—	30	—
亞達伊	—	—	111	—
亞達伊	—	—	82	—
亞達伊	—	—	305	—
亞達伊	—	—	45	—
亞達伊	—	—	97	—
亞達伊	—	—	52	—
亞達伊	—	—	100	—
亞達伊	—	—	290	—
總 計	428	1,900	1882	1,040

資料來源：喬治·俞 (George T. Yu)，「中蘇在非洲的競爭」，載艾爾布萊特 (D. Albright) 編《共產主義在非洲》(Bloomington: Indiana Uni. Press, 1980)，第一七〇—一七一頁。

註<sup>①</sup> 蘇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編，「俄國與非洲」(莫斯科，一九六六)第七—一五頁。  
 註<sup>②</sup> 朱可夫 (Yu. Zhukov)，「懸在非洲上空的威脅」，「真理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註<sup>③</sup> 阿斯塔費耶夫 (G. Astafiev) 及杜賓斯基 (A. Dubinsky)，「從反帝到反蘇聯：北平對外政策的演變」(莫斯科，一九七四)，第一二—二四頁；同註<sup>②</sup> 第一七八頁。  
 註<sup>④</sup> 「伸向非洲大陸的新魔爪」，「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七月三日，第五頁。

表二：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六年期間中共及蘇聯對非洲的武器輸出（百萬美元）

國 別	中 共	蘇 聯
亞拉寧地隆非德果及亞亞索亞西威利哥克亞達亞丹亞達伊亞	—	315
利比里亞	—	190
及果隆麥	—	1
阿安比蒲喀中查剛埃赤岡幾利馬馬摩莫奈盧索蘇坦突烏薩尚	—	1
內比內比	1	—
幾內亞	5	—
內比內比	—	1
內比內比	—	5
內比內比	10	10
內比內比	5	2,365
內比內比	—	5
內比內比	1	—
內比內比	5	50
內比內比	—	5
內比內比	—	1,005
內比內比	—	1
內比內比	1	—
內比內比	1	25
內比內比	—	10
內比內比	1	15
內比內比	—	70
內比內比	1	—
內比內比	—	181
內比內比	—	65
內比內比	75	30
內比內比	5	—
內比內比	—	65
內比內比	21	—
內比內比	5	10
總 計	142	4,424

資料來源：同表一；原載美國武器管制與裁軍總署編，〔1967—1976 世界軍事費用與武器轉移〕（華盛頓市，1978）。

根據表一，先後接受中共或蘇聯援助的非洲國家共有三十七個。在一九五四——一九六六年期間，接受中共援助的有十一個國家；接受蘇聯的有十七個國家；同時接受兩者的國家有十個。中共援非總額計四億二千八百萬美元；蘇聯則有十九億美元，兩者相距甚遠。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七年期間，接受中共援助的國家有二十九個，接受蘇聯者有二十二個；同時接受雙方援助的有十四個國家；中共援非總額增到十八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蘇聯降至十億零四千萬美元。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在七十年代展開外交攻勢。至一九七九年春中共與二十六個非洲國家新建外交關係，使非洲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達到四十二個。中共在非洲的積極活動，必然對蘇聯的非洲政策發生影響，但安果拉親蘇政權的成立，則使蘇聯得到鼓勵。於是蘇聯在非洲的行爲也有了轉變，降低了機會主義的成份，比較有計劃地追求其戰略目標。同時，蘇聯的附庸也跟着蘇聯介入非洲事務，古巴尤其突出。

蘇聯與利比亞間至今尚無條約關係，但正如表二所示，雙方軍事合作却很可觀。一千多利比亞人在蘇聯或東歐集團內接受軍事訓練。今春美國情報部門透露，在利比亞有五千名以上的蘇聯集團軍事人員，其中一千至兩千名是蘇聯軍人。他們滲入利比亞部隊的團級，甚至營級指揮部，負責訓練工作，協助維護坦克、火箭發射器、飛機等。一些蘇聯軍官充當顧問。

在非洲其他國家，蘇聯軍事滲入的情形約如下述。安果拉至一九七七年底接受蘇聯軍事援助共一億零八百萬美元，軍事顧問一百七十人；莫三鼻克軍援一千二百萬美元，軍事顧問二十五人；阿爾及利亞（一九七一——七六）軍援八千九百萬美元，軍事

註② Facts on File 1981, p.199D. . .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顧問六百人；幾內亞軍援三千二百萬美元，軍事顧問一百十名；馬利一千二百萬美元，顧問三十二人；奈及利亞三千九百萬美元。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七年間，蘇聯集團給予索馬利亞大量軍事援助，蘇聯及其集團駐於該國的顧問人員達五千至六千人<sup>②</sup>，蘇索關係決裂後，這些援助都轉向衣索匹亞。

蘇聯在非洲的活動本已可觀，而東歐若干國家的跟進配合，更使蘇聯在非洲的氣勢大增，尤其古巴軍隊的直接介入更令人擔心。據一九七八年估計，當時古巴約有五萬名軍事與文職人員在十四個非洲國家活動，其在非洲的軍人數目相當古巴軍事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古巴力量在非洲的分佈情形如下<sup>③</sup>：

安果拉：二三、〇〇〇——二六、〇〇〇人，約一九、〇〇〇人從事軍事工作。

阿爾及利亞：三十五——五十名顧問（醫務人員較多）。

比寧：二十名顧問（安全事務）。

剛果：四五〇名顧問（三〇〇名軍人，一五〇名技術人員）。

赤道幾內亞：三〇〇——四〇〇名顧問（半數為軍人）。

衣索匹亞：一七、〇〇〇——一八、〇〇〇人（半數以上為軍人）。

幾內亞：至少五〇〇人（多半為軍人）。

幾內亞——比索：三〇〇——五〇〇人（約三分之二為軍人）。

利比亞：一二五——一五〇名軍事顧問，（約一〇〇名醫療人員）。

莫三鼻克：八五〇——一、〇〇〇人（大部份為士兵，約四〇〇名文職技術人員）。

聖多美及普林西比：約一〇〇人（大多為醫療人員）。

獅子山：一〇〇——一二五名軍事人員。

坦桑尼亞：二〇〇——四〇〇名顧問。

維德角島：十五——二〇名醫療人員。

此外，據一九七八年西方的估計，東德約有三千名軍事及安全人員在非洲活動，其主要活動地區在衣索匹亞、安果拉、莫三鼻克、剛果等國<sup>④</sup>。其他東歐國家對非洲各亦有不同程度的投入。例如，波蘭協助利比亞建立發電廠；捷克貸款四千六百五十萬

註<sup>②</sup>（一九七七年戰略調查）（國際戰略研究所出版），第十四頁。

註<sup>③</sup>〔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頁；並參考〔一九七七年戰略調查〕，第十四頁。

註<sup>④</sup>〔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四頁。

美元給衣索匹亞；匈牙利貸款三千五百萬美元給突尼西亞；保加利亞協助莫三鼻克發展灌溉系統與興建水壩；羅馬尼亞協助中非開發金礦與寶石礦，協助肯亞開發錫礦，協助奈及利亞開發石油<sup>⑳</sup>。

以上所列共黨國家在非洲活動的文武人員數字，雖是幾年前西方情報機構所評估，但至今並無數字劇變的其他估計出現。最近一些局部的報導尚能支持以上的估計，例如在安果拉現有蘇聯顧問人員約一千名，東歐集團約四百名<sup>㉑</sup>，古巴軍隊二萬名<sup>㉒</sup>，惟其中蘇聯駐安果拉人員比七十年代末期增加很多。

## 結 論

經過二十多年的大力經營，蘇聯在非洲雖然遭遇若干挫折，但仍頗有收穫。蘇聯在非洲的影響力漸增，助長了其全球戰略優勢。因此，在未來，蘇聯對非洲的經營，除非遇到重大阻力，勢將繼續加強。值得注意者，蘇聯對非洲的機會主義政策已轉變為有計劃、貫徹目標的政策。目前，蘇聯在追求非洲戰略目標上，運用軍事手段的比重有增加的傾向。同時，蘇聯集團全面出動，無孔不入；而且，這一現象有擴大的可能。古巴軍隊加上蘇聯的軍備，使蘇聯在非洲局勢中享有相當的操縱權。西方若任其發展，則後果堪憂。

中共雖欲與蘇聯在非洲一爭長短，怎奈力不從心，在預見的將來，難有重大進展。

註<sup>⑳</sup> APV電訊，英文〔中國日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

註<sup>㉑</sup>〔新聞週刊〕(News week)，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第十八頁。

註<sup>㉒</sup>〔新聞週刊〕，一九八一年九月七日，第十七頁。